

杜世祿・書畫長卷（二）
十萬大山

J

J222.7
2012205

1

保存

J222-7
2012205
1



杜世祿

美術學博士，教授，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

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

——談杜世祿『筆墨境界』和『生命氣象』

賈方舟

看杜世祿的畫，你無法不為他的筆墨所動。那滿紙黑壓壓鋪天蓋地的筆迹，密密麻麻渾然一片的墨彩，錯雜中有序有韻，紛亂中生機活躍，你幾乎找不出一處死結。可以說，無一死筆，無一死墨，滿幅通透，靈光四射。他在積墨、積色、層層疊壓中創造出沉厚深邃的多層空間，如入無盡繁衍的生命之境，如覽虛幻斑斕的空間萬象。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無處不在的妙筆生花的美麗，也不僅是自然生命的盈然生機，更是繁華人世的豐厚多彩。他蘊涵於作品中的人生情調、投射於作品中的強烈情感，使他的筆墨不僅通透靈動，而且有一種勃發生命、窮盡世界的豐富性和輝煌感。

可以說，杜世祿的筆墨已經達到高度自由的境界，這種『自由境界』就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自由揮灑中『奪天地之靈秀』的境界。正因如此，我們單從筆墨的角度已經不足以評論他在筆墨上達到的高度，因為他的筆墨所顯示的已經不只是筆墨本身，而是一種綜合了對自然感悟和人生體悟的『筆墨叙事』，是一種人格和精神的載體與象徵。如石濤所說：『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自有我在。』顯然，在石濤來看，筆墨的價值不在筆墨本身，而在它是否體現出『主體』的精神，只要作品中有『我』，有『我』的精神、『我』的品格，『縱使筆不筆，墨不墨，畫不畫』都不再成為問題。杜世祿的藝術可以看作是對這段精闢的『筆墨論』的一個注釋，因為他正是在『在墨海中立定精神，筆鋒下決出生活，尺幅上換去毛骨，混沌裏放出光明』的。

杜世祿的過人之處是在於他能從建立獨立人格的高度看藝術，能把藝術看作是自我人格實現的一種方式。他說：『試想，一個沒有自我實現人格的人，一個沒有按照自己的願望自由、自覺進行藝術創作活動的人，一個人格上總是受制於人的人，一個心靈受到左右、行為受到干擾、自己不能主宰自己、不能按自己的創作意願衝動進行創造的人，能創作出打動他人的藝術作品來嗎？』當一個藝術家能夠站在這樣的高度看藝術的時候，他纔真正悟到了他為之奮鬥一生的藝術的真諦所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斯洛說：『真正的藝術家必須是一種健康的人格類型。』這種『健康的人格類型』對於藝術家之所以必要，就

是因為藝術家的所作所為不只是在為實現和見證他們自己，它同時也是人類心智和感覺的一種最高形態的表現。因此我確信，在藝術這塊領地中，自由的價值、獨立人格的價值高於一切。在藝術這個天國之中，既沒有上帝，也沒有聖經。這是一塊絕對自我的天地，自由創造的天地，顯現自由精神和獨立人格的天地，不需要祈禱和懺悔，也不需要授命和遵命。藝術創造必須具有獨立的個性和自由精神。藝術作為人類自我確證的一種方式，它要確證的就是在這個自由的精神領域人類可以飛翔的高度。具體而言，就是作為藝術家的「人」，其獨立個性和創造才能可能發揮的程度。因此，人類在藝術上的成就和可能達到的限域，歸根結底還是來自於「人」的解放，「人」的創造精神的自由發展。

杜世祿的藝術還讓我感到，作為一個水墨畫家，他以何種態度面對當代問題，將是他在藝術上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所謂「當代問題」，即：由全球化帶來的開放的文化環境，由文明的演進帶來的都市化的生存環境，以及由這些變化了的外在因素引起的作為藝術「主體」的藝術家的內在變化。一個藝術家如果不能直面這種變化了的環境和自我，甚至覺察不出這種變化，他就無法應對當代的挑戰，無法在傳統的延續中作出創造性的轉換，更無法使自己這個「藝術主體」進入一種「當代」的思維狀態。

一個藝術家由對當代問題的思考，從而進入一種當代狀態，這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藝術在本質上是「作為人類自我確證的一種方式」（鈴木大拙語）。如果藝術不能確證人類不斷向前跨越的步伐，不能確證由於時代的演進人類在精神領域出現的新問題並由此進行的新探索，那麼，這樣的藝術儘管可以做得很好（從傳統的標準去衡量），但它與這個時代乃至歷史都毫不相干。因為只有不斷對傳統作出創造性的轉化（用格林伯格的話說叫「辯證的轉換」），纔符合藝術史的邏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杜世祿纔顯示出他與眾多水墨畫家的不同。他雖然也是沿着傳統一路走來，但他並沒有一味囿於傳統而漠然無視他身處的文化環境和生存環境，無視發生在他周身的種種變化。所以，他的藝術不僅在本體的意義上延續着傳統的筆墨精神，而且又能遠離傳統的山水格局，創造出自己的藝術圖式和生命氣象。

























